

许国璋：以身许国显气节



夏日的成都市人民公园，草木葱茏，树影婆娑。

许国璋将军遗像前，石室联合中学蜀华分校的20余名孩子安静站立。由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抗战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此拉开帷幕，那热血沸腾、光照千秋的抗日烽火，再次

在孩子们眼前燃起。

许国璋出生于1897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38年任67军161师483旅少将旅长，随部出川抗日。许国璋战绩甚佳，9月初奉命进攻黄梅（今湖北黄冈黄梅县）等地的日军，他率483旅官兵与敌人激战两日，起初因缺乏火炮、高射炮支援，伤亡极大，后改强攻为夜间奇袭，与敌相持达月余之久。

10月中旬，在鄂东上巴河战斗中，日军动用飞机、大炮狂轰许国璋所部前沿阵地，日军步兵配合骑兵向前推进。许国璋早将

部队藏于侧翼，待时机成熟全线猛烈开火，一举击溃敌人。

483旅转战各地。1941年秋，许国璋因战功晋升150师副师长。翌年7月，升任师长。鄂西会战中，他奉命固守津市、澧县。11月，常德会战打响，这是正面战场大规模会战之一，10余万日军一次次发起进攻，许国璋亲临一线指挥部队反击，坚守阵地，150师毙伤敌军2000余人。

然而，局部胜利难以改变残酷的战争走向。日寇主力部队继续猛攻，战况极其危急，转移过程中，许国璋师部被敌人分

割包围，他身边仅有参谋、警卫等300余人，而日军有步、骑兵1000余人。

11月20日夜，日军向澧市（今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澧市镇）发起进攻。许国璋手持步枪抗击日军，身边官兵仅存200余人，他将人员编为两队，他与副师长杨自立各带一队，准备趁夜色突围。突围中，许国璋意外中弹晕倒，警卫将他抢救回来。

次日凌晨4时左右，许国璋苏醒，得知日军已占领澧市，又昏了过去。待他再次苏醒过来，摸到睡在身边警卫的手枪，举枪

自杀殉国。

许国璋将军殉国后，被迫赠中将。遗体由150师副主任王禹城护送回成都，成都各界人士在忠烈祠为许将军举行悼念仪式。2014年，许国璋将军被民政部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许国璋将军宁死不退，表现出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他用生命向日寇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听着四川省英烈精神宣讲团成员阴启昕的讲解，孩子们眼里闪烁着泪光。

新华社记者 谢佼 张雅雯

杨学诚：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先锋

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亡悬于一线时，他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日将领，当抗战形势焦灼、国土相继沦陷时，他毅然奔赴鄂中农村，以“八条枪”为基础发展敌后游击武装，屡挫日伪气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麓，抗日英烈杨学诚长眠于此。“读书时就听闻老学长的故事，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作，更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重。”在黄陂参与基层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顿说。

杨学诚，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研子岗一户贫苦农家。1934年，杨学诚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初入清华园，他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少参加课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极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学诚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封锁，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随后，他加入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顶寒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火种撒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蜕变。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到站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能点燃大家的热情。”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

回忆，多位曾与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称赞他擅长做思想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杨学诚9月初抵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同年12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国团。该组织如燎原星火一般发展至5万余人，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抗战烽火连天，日军进逼华中。1938年8月，组织一声令下，杨学诚奔赴鄂中，与同志并肩开创抗日根据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300余人，为鄂中敌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組織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的壮语，带

领当地县委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9年6月，“应抗”主力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豫南武装实现统一指挥。杨学诚历任多个指挥要职，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二伯穿着生满跳蚤的旧衣服，和战士们挤在一间土房里工作。”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讲述，1939年，祖母得知二伯在应城驻防，带着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队首长见其家贫，悄悄塞给杨母两块银元。杨学诚得知后，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难，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942年8月，杨学诚兼任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

率部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青年参军。留宿家中当晚，母亲劝他早日娶妻，他却说：“全国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了，一定接你们到武汉团聚”。然而，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疾，拖垮了他的身体。1944年3月，杨学诚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29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里。如今在黄陂，每逢清明、“七一”等节点，前往杨学诚陵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时代不同，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脉相承。乡村振兴，基层就是前线，我会把这份志向融入田间地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孙欣顿说。

新华社记者 龚联康

包森：千里击强虏 亮剑长城东

“使你们老人家为我牵心，这是我的不孝处，望你们老人家饶恕这次。”

“老实来说，我对我的志愿，情愿拿性命来卫护她。”

位于陕西省蒲城县的包森故居，一封给父母的家书静静陈列，满纸流淌着包森忠孝难两全的家国情怀，令参观者驻足动容。

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鲍真，其艺术形象的原型，正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团长包森，一位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年7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从青少年时期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多次被捕仍矢志不渝。

1937年3月，包森被派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辗转作战，后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他率40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任职期间，包森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枪支数百支。1939年4月下旬，包森指挥部下巧妙活捉日本宪兵大佐赤本，一时震动日本朝野。同年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0年7月，包森率部设伏

蓟县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个小时，全歼日军骑兵精锐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首开冀东战斗中全歼整连日军的先河。

1941年冀东军分区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始后，包森指挥部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果河沿一役，包森以7个连的兵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彼时，包森的大名在冀东一带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队长”“包司令”“包团长”。敌人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口角，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

包森上百次出没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不止

一次负伤，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坚守在战斗指挥的最前沿。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河北遵化与日、伪军遭遇，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时年31岁。

“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事业，转战长城内外，跃马燕赵大地，点燃抗战烽烟，痛击日伪顽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包森的侄孙赵珂说。

“家国担当”是包森用生命写就的家训。赵珂说，父亲深受三爷爷的感染，毅然走向革命道路，先后参加了解放兰州、宁夏剿匪等战斗，1950年，又随部队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包森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在缅怀中将他的精神薪火相传，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天津盘山烈士陵园、北京平西烈士陵园等地，建立了包森烈士纪念馆。

赵珂依然记得第一次前往天津盘山烈士陵园为三爷爷扫墓时看到的景象：包森墓旁的青松翠柏上系着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陵园工作人员说，那是学生们瞻仰后自发系在这里的。一年年过去，红领巾越系越多，远远看去，红艳艳一片。“那片跃动的红色，恰似英烈精神的薪火相传。”赵珂说。

新华社记者 李浩